

# 东游记

## 铁拐修真求道

### 点绛唇

流水行云，气清奇，将谁依附？烟云名声，留与幽人付。犬吠天空，鹤唳乘风去，难凭据，八仙何处，演卷从头顾。

说话八仙者，铁拐、钟离、洞宾、果老、蓝采和、何仙姑、韩湘子、曹国舅，而铁拐先生其首也。铁拐姓李，名玄，钦拐乃其后假身别名也。先生质非凡骨，学有根源。

状貌魁梧，挹五行之秀气；心神宣朗，识灭地之玄机。年方弱冠，不务家人生理，即慕大道金丹。以为天地皆虚，人生皆幻。世情嗜欲，悉伐性之斧斤，富贵功名，皆迷心之鸩毒，纵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亦身外之浮云。且无而始有，有而必无，又一定之常理。

人生自有乐境，何必维系俗情，羈延岁月。反观在乎自尽，何不觉察夫梦，放浪形骸。

于是立志修真。遂别亲友，寻清幽之谷，依深穴之岩，垒石为门，拨茅为席，澄心净虑，服气炼形，寝食屡忘，数载不辍。又思自用私心，终非实际；管窥蠡测，终非大观。一旦思有老君者，吾宗姓之仙祖，有大上老君至道之名，流行于世。闻在华山居住；典型模范，何不倾心师事，任性修真，以毕吾愿？于是束装长往，披星戴月，宿水餐风，一路玩景适情。有诗言志：谁把红炉大冶调？陶将皮袋出英豪。男儿识得机关巧，脱出风尘便是高。

吟罢，勇往前行。在路非止一日，看看行到华山。那山果然奇妙岩峣，有松柏交翠参天，突兀千寻，云烟掠地。霞鹜齐飞，骚客寄豪吟之兴；岩泉一碧，幽人怀长往之思。

当日有诗为证：泉瀑涓涓净，山花霭霭飞；白云回合处，应是至人栖。

吟罢，家鬻晚烟，山印新月。先生自思：暮夜叩门，不敬莫大。乃留宿山下。未知来日进见老君、宛丘何如？

## 老君道教源流

却说老君者，太上老君也。自混沌开辟，累世化身而来，有诞生之四，迨商汤、周时，分神化气，始寄胎于妙王女八十一岁，暨武丁庚辰二月十五日丑时，降诞于楚之苦县赖乡曲仁里，从母左腋出，生于李树下，指树曰：“此吾姓也”。生时白首，面黄白色，额有参天纹理，日月角悬，长耳短目，鼻纯骨双柱，耳有三漏，美髭须，广额疏齿，方口，足踏地支，手把天干，姓李名耳，字伯阳，号曰老子，又号曰老聃，周文王为西伯，召为守藏史。武王时，使为柱下史。成王时，仍为柱下史，遨游西极天竺等诸国。

康王时，还归于周，后复遨游开化西域。乃以周王三十三年，驾青牛车，出函谷关。守关令尹喜知之，求得真道。

尹喜，字公文，天水人，初母当妊娠，梦天上降赤纹上身。父喜。生时，但见家中陆地自生莲花遍满。及长，眼有白精，安形，长须垂肩下胸膛，

似有天神之貌。少好学，善天文。周康王时为大夫，仰观乾象，见东方有紫气相连，知有圣人当度关而西，乃求为函谷关令。预对关吏孙景曰：“若有形容殊俗，车服舆当过关所遇异常，当物色迹之。”周王三十三年，七月十二甲子，老君果乘白舆，驾青牛，徐甲为御，欲度关。关吏入白喜。喜曰：“今我得见圣人矣！”即朝服出迎，跪伏叩头。邀之曰：“愿请留神驾。”老君谢曰：“吾贫贱老拙，居住关东，今往关西，暂往取薪，君何故见留？且告别。”喜复稽首曰：“大圣岂是取薪人？知圣人当来西游，思慕有日，愿少憩神驾。”老君曰：“间关道路，闻有古先生，善人无为，永有绵绵，是以身就道。经历关，子何故留耶？”喜又曰：“今观大圣，神姿迥绝，乃天上之至尊，边吏何足挂齿？愿不见弃，少垂哀悯。”老君曰：“子何所见而知？”喜曰：“去冬十月，天圣星西行过昴，自今月朔融风三至，东方真气，伏始龙蛇而西及，此大圣人之征，故知必有圣人度关。”老君怡然笑曰：“善哉！子既知吾，吾亦已知子矣。子有神通之见，当得度世也。”喜再拜曰：“敢问大圣姓字，可得闻乎？”老君曰：“吾姓字渺渺，从劫至此，非可尽说。今姓李，字伯阳。”喜于是就官舍，设座供养，行弟子礼。老君乃为喜留关下百余日，尽传以却外修真之法。

时老君之御者徐甲，少倾于老君约曰：“愿言钱至关时，当得七百三十万钱。”甲见老君言，道远迫，亟求索钱，老君谓曰：“吾往而取诸国远，当以黄金为值赏你。”甲如约。及至关，饭青牛于野。老君欲试之，乃以吉祥草化为一美女，行至牧牛之所，欲行以言戏甲。甲惑之，欲留，遂负前约。乃诣关令，讼老君，索佣钱，老君谓甲曰：“汝随我二百余年，汝久应死，吾以太玄生符与汝，所以得生至今日。汝何不念此，而乃讼吾？”言讫，符自甲口中飞出，丹篆如新。甲即成一团白骨。喜乃为甲叩头，请赦其罪，以求更生，老君复以太玄生符投之，甲即立生。喜乃以钱偿甲而礼遣之。

一日，老君谓喜曰：“吾昔告你古先生者，即吾之身，尝化乎竺乾，今将遂有还乎？无，吾于今游矣！”喜叩头请侍行。老君曰：“吾游乎天地之表，游乎冥冥之间，四维八极，上下无际。你欲随吾，焉可得乎？”喜曰：“入火赴汤，下地上天，灰身没命，愿随大仙。”老君曰：“汝难，当相合道法当成，虽然受道日浅，未能通神，安得变化随吾之身？汝当清修此道，日久自然即可成道，行化诸国矣。”于是复以道德五丁言授之，期以千日之外，可寻吾于蜀，青羊之肆也。言讫，耸身空中，坐云华之上，面放五明，身现金光，洞然十方，冉冉丹空光烛，馆舍五色云现，良久乃没。喜目断云霄，涕位纂恋。其日江河泛涨，山川震动，有五色光射天，太微遍及四方。喜遂将老君所说理国修身之法，去奢灭欲之言，叙而编之，为三十六章，名曰《西昇经》。喜乃屏绝人事，三年之内，修炼丹汞，凡所授书，悉臻其妙。乃自著书九篇，号《关尹子》。至二十五年，往西蜀，寻青羊之肆。

老君以甲寅部升天，至乙卯岁复从太微宫分身，降生蜀国大官李氏之家。已先敕青龙化生为羊，色如青金，常在听生婴儿之侧，爱玩无数。忽一日失羊，童子寻觅得于市肆。喜至，遍问居人，无青羊肆者。忽见童子牵羊，因自解曰：“既有青羊，复在市肆，圣师所约其在此耶？”因问：“此谁家羊？牵欲何往？”童子答曰：“我家大人一子，爱玩此羊。失去两日，儿啼不止。今已复得欲回家。”喜即嘱曰：“愿为告大人之子云，尹喜至矣！”童子如其言，入告儿。儿即振衣而起曰：“令喜前来。”喜入其家，庭宇忽然高大，涌出一莲花之座，见化数丈白金之身，光明如日，顶上回光，建七曜之冠，

衣晨精之服，披九色离罗之帔，坐于莲花之上。举家见之俱惊怪。儿曰：“吾老君也。”

太微是宅，真一为身，太和降精，曜魄为人，主客相因，何乃怪也。”喜欣喜无量，稽首言曰：“不意今日复奉天颜。”老君曰：“吾向留子者，以子修世未久，深染恩爱，初受经诀，未克成功，是以待子于此。今子保形炼气，已造真妙，心结紫络，面有神光；金名表于玄圃，玉札系于紫房；气参太极，解形合真矣。”即命召三界众真，诸天帝君，十方神王，洎诸仙众。顷刻净空而至，各执香花，稽首听命。老君敕五老上市，四极监真，授喜玉册全文，号文始先生，位为无上真人，居二十四天正之上；统领八万仙真，飞腾虚空，参侍龙驾。其家长幼二十余口，即时拔空升天。

至敬王十六年，孔子问道于老聃。老子曰：“良贾深藏若虚，盛德容貌若愚。”孔子退而叹曰：“鸟吾知其能飞，鱼吾知其能游，龙兴风云之中，吾不知其上下。老子其龙乎？”烈王三年过秦，秦献公问以历数。遂出散关。赧王九年，复出散关，飞升崑崙。秦时降陕河之滨，号河上公，授道于安期生。汉文帝时，号广成子。文帝好老君之旨，遣使诏问之，公曰：“道尊德贵，非可遥问。”帝即命驾诣之。帝曰：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天下有四大，王居一也。子虽有道，亦朕民也。不能屈，何乃高乎，朕能使人贫贱富贵，子知之乎？”公乃附掌冉冉在虚空中，如云之驾，去地百余尺而止于玄虚。良久，俯而答曰：“今上不在天，中不类人，下不居地，何民之有？陛下焉能令富贵贫贱乎？”帝乃悟，知是神人，下辇稽首谢礼。授帝《道德经》。

成帝时，降曲阳泉，授于吉《天下真录》。章帝时，授于吉一百八十八戒。安帝时降，授刘赦“罪福新科”。顺帝时降，授天师《三洞经录》。桓帝时，降天台，授万年先《上清大宝》八洞诸经。明帝时，降嵩山，授天师冠注之《新科》等经。唐高祖时，降羊角山，语言善行，唐公授命符。玄宗天宝初，降丹凤门，帝亲享之兴庆宫，上又降语田同秀，以函谷所藏金甲相传。又降语王元真妙真符。宋政和二年，降华阳洞天，授梁先生《加句天童护命经》。盖无世不出，先尘劫而待化，后无极而常存；隐显莫测，变化无穷，普度天人，不可具述。史云：老子西升之时，五色光贯紫微。昭王令太史占之云：“当有圣人西去，千年之外，声教返北，此西化之兆也。”自昭王甲寅至汉永平，累千年，为绩博物志云。唐高祖武德二年，普州人告善行于羊角山，见白衣父老呼善行曰：“为我告唐天子言，为老君即其祖也。”高祖因立庙，高宗追尊元玄皇帝；明皇为注《道德真经》。

宛邱先生者，服制命丸得道。至殷汤之末世，已千余岁。以方传弟姜若春服之，至百年，视之如一十岁童子。彭祖师之，受其方三首。此老君、宛邱之出处，开引道教之源流也。

## 二仙华山传道

一日，老君与宛邱在华山论道，忽清风一阵，吹入堂中。老君谓宛邱曰：“君知此风乎？”宛邱曰：“似有异人来此。”老君曰：“吾观仙篆，李铁

拐将欲成道，今日之来，乃铁拐同道也。”即命二童候于山下。二童甫至，忽见一人仙风道骨羽服，飘飘而来。二童趋近问曰：“君得非李先生乎？”李曰：“是也，君何以知我？”二童曰：“吾奉老君命，迎君于此。”先生暗喜曰：“老君知我，谅必于道有缘也。”乃向前行礼称谢，遂同二童登老君之堂。

但见老君在上，毫光照曜，景昼庆云。肌肤绰约，似闺中之处子；精神充溢，犹襁褓之婴儿。次观宛邱，童颜鹤发，碧眼修眉，翩翩有道，意气融融，保真气象，真天上神人，非人间凡骨也。先生趋拜，二仙答礼命坐。先生再拜曰：“弟子山野鄙人，林泉末品，太池欲求上达，精微未臻。来追觅仙踪，仰祈觉悟，幸蒙不弃，得睹仙颜，诚夙世有缘，三生有幸。倘悯弟子斋宿之诚，问道之切，指迷大觉，则佩德殊深，感恩弥厚。

方将拜跪，不胜永怀之至，敢望坐乎？”老子曰：“居，吾与汝：至道之精，杳杳冥冥；至道之极，昏昏默默。无道无所，抱神以静，形将自正，必静必清。毋劳尔形，毋播尔精，毋狎尔性，息虑营营，乃可长生。”先生闻论，心花顿开，尘情冰释，再拜稽首曰：“大仙之道，天地之道也。”转拜宛邱。邱曰：“汝名在仙籍，执此操修，不日可到，何必多求。”因命二童送行。先生再拜辞别。二童送至迎所，相别而归。

## 铁拐独步遇师

却说先生自华山别归，复居岩穴深林，深会老子之旨，熟思宛邱之语。运道益坚，用功益力。能出阴神，四方清逸，幽人闻风兴起，相与往来，多求为之徒者。

一日先生与其徒论道，忽见祥光绕其户牖。先生观之良久，乃曰：“此气非常，必有异人降临吾室。”乃独自出斋散步。高山绝顶，见一鹰振羽高岗，喟然叹曰：“诗云：‘绵蛮黄鸟，止于丘隅。’”知其所止也。此鹰独立于此，诚为知止。即有清间弓矢之徒，惟嗟望耳；缙缴之巧，安能施乎？奈何世人营营逐逐，于蜗角之虚名，觅蝇头之微利，自驱陷井，至死方悔，岂不出此鹰之下乎？吾益有自傲矣。因口占一绝云：知止不求寸，金睛半倦开；振衣千仞岗，何效恋尘埃？吟毕，正见祥云缥缈，清气汪洋，见二人跨鹤而来。向前视之，乃老君、宛邱也。先生急忙迎拜。老子笑谓李曰：“观子今日之游，固然足以发吾昔日之旨矣。”乃与李同至茅斋，先生再拜请教。老子曰：“为道日损，损之又损，以至无为。游心欲淡，浩气欲养，与物自然无私矣。”因与李约曰：“吾欲游西域诸国，欲偕汝行游。可于十日后，神驰吾侧，毋相违也。”言讫，即同宛邱驾鹤望空而去。先生目送，啧啧称善，乃归茅斋。

不觉光阴易过，十日已周。乃呼其徒杨子喟曰：“吾将出神，赴老君之约于华山，留魄在此。倘游魂七日而不返。方可符吾魄化之。若七日未滿，当好为吾守此魄，勿使倾坏，以违吾言也。”嘱毕，静坐游神而去。

## 杨徒守尸误化

却说其徒受命守尸，加意防护，日夜不敢少休。及其六日，忽见家人驰至，促之曰：“母病十分沉重，死而复醒，专待一见，可急驰归。”杨子大哭言曰：“母病危急，师魂未返，如我友，尸谁与守。”家人曰：“人死固无复生之理，况死已六日，其中肺肝必腐，犹望其生，是守胶柱之见也！不亦愚乎？况师以我合，亲以天合，孝与友固不能两全，而亲与师又岂容并大？虽成我之恩，与生我者并重，其中并无缓急之分。纵终事之道，与受命者同，其内不无常变之别。吾以为师六日虽不终期，失信之罪，犹可逭也。”

倘亲一旦告终，送死不及，终天之恨，其谁逭之，不如便化其尸，速归事母，庶可两全。

否则非吾所能及矣？”杨子闻言，一心犹豫。但事既穷迫，不可得兼，只得听之。乃具豆积薪，置尸其上，陈列祭品共輓章，涕泣再拜祭之。輓章曰：母病不可起，师魂犹未归；师言将待践，母命安忍违。舍鱼取熊掌，二者难兼之，涕泣辞灵魂，华山好自依。

祭毕，燃火取豆抛撒其中。火烈薪多，尸骨须臾化尽。乃望空大哭一场而归，其母已死。

## 铁拐托魂饿莩

却说先生神出华山，随老君西游竺乾诸国，历蓬莱、方丈，遍游三十六洞天。邀游数日之间，多得老君之道，乃欲辞归。老君笑而不答，为之偈而遣之归。偈曰：辟谷不辟麦，车轻路亦熟；欲得旧形骸，正逢新面目。

先生辞归之期，正当七日，却来茅斋寻魄，毛发无存。徒亦不见。转身见积薪之处。

暖气腾腾，幽烟寂寂，始知身尸被化，深怨弟子背盟。游魂到处无依，日夜凭空号叫。

遥值饿莩之尸，倒于山侧，猛想老君临别之偈曰：“欲得旧形骸，正逢新面目。”然此饿莩之尸，即吾面目也。数固如此，何必尤人？魂正无依，何暇择体？于是乃附饿莩之尸而起。饿莩者，蓬其首，垢其面，但其腹，跛其足，倚紫色拐杖而行。世传先生之形跛恶者，盖其附饿莩之体，非其本原旧质也。先生既托尸而起，又能辟谷变化；将手中竹杖以水嚼之，成铁。人间多不知其姓名，惟以铁拐先生呼之。

## 仙丹起死回生

却说先生知其徒之母已死，乃自思曰：“彼守我之尸而不终者，迫于母也。彼之母死而不克送者，累于我也。我不为之起死回生，彼将终身抱恨矣！”于是，手提铁拐，肩背葫芦，迳至杨家。只见杨子哀号哽咽，顿足捶胸，抚棺长恨，欲拔剑自刎。铁拐进前故问曰：“死生有命，不可强求。人子事亲，生尽孝，死尽忠，棺槨衣衾，卜之宅兆，哀戚送之足矣，何必以死继之？”杨子言曰：“我因吾师神出华山，令吾守魄，约以游魂七日不返，方可化之，及守至六日，适吾母以疾闻，势不能待，竟化师魄而归。及归，而吾母已死。是内不能尽孝于母，外不能尽信于师，母必以我慢命为不孝，师必以我之失信为不忠。不孝不忠，众人耻于当时，君子羞于后事。天地罪人，世间废物，速死犹晚，何敢生焉？”言讫复欲同刎。先生持之曰：“忠孝在于立心，君心如此，则忠，所谓不忠不幸者，实大忠大孝也，吾因出游，得异人传授起死灵丹，必待善人方可援救。

今子善人也，试与尔母服之，或能回生未可知也。”杨子闻言，急忙拜跪求药。先生于葫芦中取出一丸与之，以水调灌母口中。须臾，气续脸红，长叹一声而起，如素无病者。

合家稽首拜谢先生，求其姓名。先生曰：“吾即汝师也。因汝化我尸，我附他形而起。

又知汝母已死，恐必相怨于吾，故来相救耳。今闻汝言，吾子之用心不是过也，汝母今日回生，可就终养。”复以一丸遣杨子曰：“服此可以延年，且尚有会日也。”杨子再欲求问，先生忽化清风而去。杨子望空拜谢，服其丸，事母终老，寻李铁拐旧处。二百年后，铁拐引之同升。

## 戏放青牛乱宫

却说铁拐自救其徒之母，复旧老君之所。老君曰：“今番汝却了悟也。”乃设宴们款，极欢而罢。

一日，老君出游，铁拐与诸仙童戏曰：“青牛在此，与汝各跨一会，游乐何如？”仙童曰：“可。”于是铁拐向前解其绳锁，将欲跨之，那青牛见其形貌跛恶，打了一惊，脱其缰勒，如天崩地裂，逃出云霄。铁拐同仙童追赶半日不能得。乃两下各相埋怨争论。

适老君归，问曰：“何故争嚷？”一童告曰：“铁拐与二童欲骑青牛。牛见铁拐惊恐，逃缰而去，四方寻觅不得，是以争论。”老君呼众责曰：“此牛前番飞下凡间，惹下许多灾殃，遣人力追而得。吾故锁之，今汝等间戏放逸，又不知何如作祸人间，罪过非小也！”因杖其二童，谪降铁拐下凡，将功兑过，方许复归。一而使人寻觅青牛去了。

却说那牛得脱缰锁，如龙归海，似虎还山，跳跃千般，奔腾万状，竟投西域而去。

忽闻喜乐喧天，笙歌聒耳，回头一顾，乃大秦国之处，见缓缓灯火，辉太极之林光；袅袅香烟，接九天之云雾。品物极水陆之陈，窈窕尽燕赵之美。翩翩舞袖。百媚春色；婉转歌声，雕梁旋绕。果王家之极乐，人世之大欢。青牛见此，顽心顿生，乃自言曰：“此处快乐如此，我不在此居住，欲

何往之？”于是显有神通，竟入官掖。先将国王摄出，置于二十里外虬松岩下。忽宫中鼎沸，王后传旨，不见国王。俄尔，王从空飞下，状貌恰肖，淫乱后宫，无能辨者。惟王后察其举动言谈，非王体态。次早传旨，宫中有怪，群臣皆至观望。牛精慨然冠服临朝，群臣亦莫之辨。惟后力言其非。群臣正无可奈何，值钦天临奏称，妖星犯主星至急。群臣猜疑，然亦未敢明言现在之王为怪，因出榜寻觅真主。俄尔有樵夫报称二十里外，虬松岩下，有一人王冠王服，号叫群臣救援。群臣闻言，悉奔迎驾。牛精在宫内大怒，竟将后收冷宫。诸嫔见其威勇，江其淫辱，莫敢言其非者。

且说群臣救驾，见王立在岩上高峭处，不能得下，乃用架及岩，使大力者以绳系筐，盛王于筐中，渐放而下。群臣拜伏请罪。请问其故。王言：“昨夜二更，有牛头一人，越入宫中，负朕于此。”群臣奏曰：“其人今假陛下容貌，现在宫中。王后指斥其怪，且被囚入冷宫矣。”王曰：“似此可差羽林军进宫擒出斩首。”一声旨下，羽林军士火炮震天，旌旗耀日，望后宫进发。国王、群臣督其阵后。方入宫门，忽宫中大喝声，那妖放出一把火来，烧得羽林军士，七东八西，自相践踏，死者不计其数。群臣急退，国王退入太庙。王曰：“吾观此妖，法术无边，不可以人力敌也。众卿有何高见迟妖，速奏朕知。”言犹未了，一臣出班奏曰：“离此十里有一玄女神庙，其神最灵，四境之内，凡有灾殃，求之必应。况陛下为社稷之主，宫殿根本之区，怪物放恣如此，神女岂容之哉！愿陛下竭诚斋戒致祷，玄女神娘必能显迹驱除也。”

## 铁拐屡试长房

却说铁拐因放走青牛，老君斥下立功赎罪，乃化身为一老翁，隐其名姓，背一葫芦，施药于汝南市中，病者求之，无不立验。因悬一壶于市头，及罢市，即跳一葫芦，施药于汝南市中，病者求之，无不立验。因悬一壶于市头，及罢市，即跳入壶中，市人莫之见。有费长房者，官为市长，一日在楼上静坐，忽看而异焉，因在再拜奉酒。老翁曰：“子明日更来。”长房是日果往，翁乃与俱入壶中。但见正堂厅上，旨洒佳肴，盈衍其中。共饮毕而出，嘱不可与人言。后乃就长房楼上曰：“我仙人也，以过见责。今事毕当去，子能相随乎？楼下有好酒，与卿为别。”长房使人取之，不能胜举，令十人扛之，又不能举。翁笑而下楼，以一指提上。视其器如有只一升许，而二人饮之终口不尽。长房心彼求道，乃以家人不忍相离为忧。翁知其意，乃折一竹，度长短如长房，使悬之舍后。家人见之乃长房也，以为缢死。大小哀哭，遂殡殓之。氏房立其旁，而众莫之见。

于是遂随翁入深山，践荆棘，于群虎之中，使之独处。长房不惧。又留长房于室，室以朽索悬万斤之石于其上，众鼠竞来啮索欲断，长房亦不移。翁遂曰：“子可教也。”复使食粪，粪中有三虫，臭味特甚，长房心恶之，翁曰：“子儿得道，恨于此不能，奈何！”长房欲归，翁与一杖曰：“骑此任所之，顷刻至矣，至当以竹投草陂中。”又为作一符曰：“以此能驱使鬼神。”长房乘杖，须臾来归，自谓去家甫经旬日，而已十余年。即以杖投葛陂，倾视则龙也。家人谓其死久，惊讶不信。长房曰：“在日所葬竹杖耳。”家人发塚，则竹杖犹存焉。自后遂能医疗百病，鞭笞百鬼，驱使社公。或独坐恚怒，

人问其故，曰：“吾责鬼魅之犯法者也。”又尝食客，而使使至宋市鱼，须臾还，乃饮。或一日之间，人见其在千里外者数处。桓景尝学于长房。一日谓景曰：“九月九日，汝家有大灾，可作一囊，盛茱萸系之臂上，登高山饮菊花酒，祸可消。”景如其言，举家登山，至夕方还，见牛羊鸡犬皆暴死焉。一日，长房自失其符，竟为众鬼所杀。

却说铁拐自谪降后，立功满足，复归老君之所谢罪。后来得为上仙，乃乘云琼岛，跨鹤瑶天。每降凡间，则入贫子队中。南中一家，设大功果，老仙至。有谯楼执持牌二童子，忽对语曰：“明日设功果之家，那烂脚贫子，乃铁拐老仙也。当往见之。”一童曰：“诺。”适一守更之夫得知，大异其事。次日往设功果之家观之，果有烂脚贫子，在灶边向火。更夫即拜之求度。贫子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更夫曰：“昨见谯楼二童对言，故知大仙来此。”贫子曰：“但从我来，即度你。”那贫子却从灶中走去。更夫惧火烧身，竟不敢从。后归至途中，复遇贫子在前，两追至求度。贫子曰：“汝今且归，为我钉起谯楼二童，却来桥上会我，那时我自有船来接你，汝可跳于船上，便是度汝之处，毋得恐惧也。”更夫归至谯楼上，果将二童钉起。夜来其童哀叫，痛苦万端，深怨更夫。

次早更夫竟往桥上候贫子船只。自辰至午不见贫子，只有一时小舟流至，更夫不敢上。

忽贫子亦至，曰：“何不上船。”更夫曰：“叶舟安能重载？”铁拐曰：“汝凡念太重，不可度矣。”乃自跳入舟中，冲风逐浪，驾入云中。有钟离、采和、仙姑等八仙侣，乃从上流指点，援引而去。

## 钟离将兵伐寇

钟离名权，燕台人。后改名觉，字寂道，号和合子，又号王阳子，又号云房先生。

父为列侯，官云中。诞生真人之时，异光数丈，状若烈火，侍卫皆惊。真人顶圆额广，耳厚眉长，目深鼻赤，口方颊大，唇脸如丹，乳达臂长，如三岁儿，昼夜不声不哭不食。

第七日，跃然而言曰：“身逐紫府，名书玉京。”及壮，仕汉为大将。边报纷纷，言吐蕃率众三十余万，号五十万，侵犯边疆，掳掠妇女，擄劫民财，势如山崩潮涌。守臣抵敌不住，望风而走。乞提大兵退虏，倘若迟缓，边疆莫保，实为紧急。报闻朝廷，京畿震动。天子乃宣群臣议事，敕令大将钟离权，统兵五十余万，号八十万，即日起行。朝内群臣送至郊外饯别，并作诗以状之。诗云：大将出皇都，腰悬金仆姑；笑谈空丑虏，声誉勒丹青。

钟离自别朝臣，点齐车仗粮草兵甲，一一齐备，乃传令三军曰：“自古中华居内，以制夷狄；夷狄居外，以事中华。未闻夷狄逞强，侵侮中国者也。大汉开基以来，四海永清。蛮夷效顺。今者吐蕃小丑，侵犯边疆，九庙震惊，社稷摇动，正臣子竭忠之日，军士用力之秋。明天子以大将嘱我，统尔三军，尔三军之士，宜各有勇知，方不负上意。

今与尔约，遇敌则鼓勇前进，毋得退缩逡巡。在路则恪守节制，毋得

侵掠禾稼，掠取民财，淫乱妇女，凡在此类，有一犯滔，斩首示众。其奋勇克敌者，奏功之日，重赏重用，决不虚示。自钩之后，各宜遵守，毋取罪焉。”令毕，三军肃然。乃遣先锋前行，兵分三队，自将中军，督前后二队，一齐进发。果是旌旗蔽日，金鼓喧天，堂堂大国，威风凛凛，气象当时。有诗为证：将军西伐阵云高，气壮虹霓耀锦袍；风动角弓鸣塞外，功成丹诏出重霄。

## 钟离不聿交兵

三军倍道而行，早到奇水之上，与吐蕃之兵相对下营。次早，两军各列成阵，只见一声炮响，金鼓齐鸣。汉军阵上，旌旗开处，拥出一员大将，眉如双剑，面若涂朱，红袍金甲，横枪立马阵前。蕃兵阵上拥出一员大将，金盔银甲，执定大刀，立马阵前。二将果是英雄，有诗为证：二将交兵日，英雄不可伦；气奔天地裂，威震鬼神惊。

金鼓撼山岳，旌旗乱白云；安危凭一击，千古说难分。

汉将钟离大声喝蕃将曰：“中国抚柔四夷，犹之赤子，不廷者置之度外，奉贡者厚往薄来。四海倾心，遐迩仰德。何尔吐蕃，不思倾心归顺，以沾皇仁。顾乃屡怀反侧，扰我边疆，岂谓大国少问罪之师乎？加速归降纳贡，不失封职，倘其执迷不悟，齏粉目前！”蕃将粘不聿答曰：“天下者，天下之天下，高才捷足者，皆可得之。汝汉可得之他人，我亦可得之于汉，乘除有数，无足怪者，且天地生人，犹如一体，固无内外之分，亦无华夷之别。我昔纳贡，自不兴师，今已兴师，必无降理。请决雌雄。以分胜败。”钟离闻言大怒，提枪直取粘不聿。不聿举刀来迎。两马交攻，约斗八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

不幸思胜不得钟离，卖个破绽，回马便走。钟离策马赶上，心中亦自提防。不聿挽弓搭箭，扭身一箭射来。钟离急躲，箭从耳边过去。钟离回马便走，不聿赶来，却暗取飞刀望后一掷，不聿眼快，把刀急架，仅伤面上，一痕如线，不聿吃了一惊，回马便走。钟离不追。两下混战一场，各自鸣金，收回大寨。

## 钟离大败蕃阵

却说钟离回到寨中，点校军士，多有带伤，皆令行军医者医治。自思蕃将英勇，明日决战，力敌难以取胜，必须用计胜之。乃连夜急遣轻骑二万，分四面埋伏，但听连珠炮响，四面齐起，以擒蕃将。又令三军网鼓造饭，五鼓排阵，平明交锋。又令一军但看蕃兵败走，只掠其辎重，据其营寨。分付已定。各军各自去了。

却说蕃将回帐，检点军士，多有折伤。自思汉将武艺高强，不若明日与之斗排阵法，便就阵中擒之，则汉人不敢正视，郡县可破竹而下。乃传令军士，三更造饭，四鼓饱食，五鼓出兵，自骑骏马，横定大刀执绛旗一面，

往来指引。布一阵于奇水之西，以待汉兵攻打，那阵布得整整齐齐，重门叠户，按天地自然之秘，藏鬼神不测之机，果是高妙。

及至黎明，汉至陈兵望见蕃将之阵，布得坚如城郭，门户周全。钟离大惊曰：“吾谓不聿一勇夫耳，不意深识兵机，善晓阵法，如之奈何？”乃急上将台观望一遍。良久曰：“原来乃八卦阵也。彼设此阵，欲我攻击，倘不得破，彼就阵中擒我耳。既如此，可将计就计。”乃呼牙将冯己上台问曰：“汝识此阵乎？”己言：“不知。”钟离指点告曰：“此八卦阵耳。其阵内按八门，八门者，休、生、伤、杜、景、死、惊、开也。

惟从生、开二门进者则吉，其余皆凶。汝可熟认其门，带精骑二千，从东南青旗角上杀入，绕东北黑旗而出。复从东北杀入，绕过东南，其阵自乱。我以大兵随后攻之，克敌必矣。汝可熟记细心，勿使差迟，以误大事。”冯己领命，细观熟察，下台带领精骑二千，竟从东南角青旗处奋勇杀入，绕出东北，阵且莫敢当。夏从东北杀入，冲过东南，阵中把立不住，一时皆乱，冯己见阵势已乱，大叫士卒曰：“将军算计已定，大丈夫立功正在于此！”士卒大喊冲入，敌军中大乱，钟离见彼阵中旗幡散乱，麾兵大进，一声连珠炮响，四面伏兵齐起，围裹将来，杀得蕃兵尸横遍野，血流成川。不聿弃寨逃走，汉兵追赶二十里而返，获其阵中粮饷兵甲无数，收兵奏凯回营，大劳三军不题。

## 蕃兵劫败汉军

却说钟高原是卜界仙子，因掌书有过，谪下界中。至此复当破阵征战之时，正当铁拐从空而过。一见杀气腾腾，伫空一望，乃钟离与蕃将大战，铁拐曰：“钟离已当遇道超凡，何乃执迷不悟在此？且夷人固不可灭，收功自有其人。设使钟离收其全功，必自封侯加爵，彼时沉溺太深，有误大道。不若使之战败逃回，出迷路而超仙界，岂不美哉！”于是化作老翁，竟投蕃营而去。

却说蕃将大败之后，收兵计数，十万已去八九。正思报复，无计可施，乃愁愁闷闷，坐帐沉思。忽小军报道：“营前有一老翁来见。”不聿自思此翁并无故交，老翁来见，必有说也。命引入。老翁入帐，见不聿揖而不拜。不聿问曰：“翁来何事？”翁曰：“特来贺将军耳。”不聿曰：“吾败将丧兵，羞惭无地，何可贺之？”老翁曰：“将军差矣，胜负兵家之常，若即再战，未可量也。奈何一挫而遂丧其锐乎？吾以为汉兵得胜，其志必骄，今夜劫营，定获全胜。况中国将星隐隐不明，难星侵之至急，今夜彼营必有大灾，其兵必乱。此时将军四面突入，彼皆以为从天而下也。岂有不胜之理哉！”言讫，即辞而去。不聿闻言大喜，便下令一更造饭，二更劫营。有末将必忽进曰：“汉将多谋，老翁之言恐有诈也。何深信之？”不聿曰：“汝言虽是，但老翁之言深合兵法，且吾亦已怀此意矣。汝但鼓勇听令，再勿深疑。”随即点精兵四万，分为四队饱食而进。每路兵分作两队，以防前后救援。一更之后，人脚枚，马摘铃，悄悄往汉营四面埋伏而去。

但看火箭四面皆起，其营中之失与否皆勿论也。

却说钟离得胜回营，大劳三军，论功行赏，将近三更方罢，牙将冯己进曰：“敌人虽败，士卒尚多，今夜可防劫寨之患。”钟离曰：“汝言正合兵法，吾自备之，汝在外更宜谨慎。”冯己领诺而出。时至三更，忽后营火起，乃铁拐所为也。值大风骤发，火逞风威，风加火势，连烧大营。”军士急救不能得灭。正值惊慌，蕃兵望见火起，放起火箭，四面伏兵，一齐鼓噪突入。汉兵马不及鞍，人不及甲，望风奔走，自相践踏，死者不计其数。钟离提枪直出，正遇不聿，战十合余，见军士乱逃，又不知敌兵多少，只得落荒而走。行不数十步，又被蕃兵拦住。后面不聿又到。正在危急，却得冯己挺身杀入救出，未及脱身，坐下马却被箭射死。冯己夺蕃兵一马与骑，走上山坡，回头一望，只见营寨皆焚，黑夜如同白昼。全军尽散，左右止得千人。大叫一声，坠于马下，冯己急忙扶起，背后边兵又至，己曰：“将军急行，吾自断后。”钟离乃放马望山谷而去，蕃兵亦不追赶。余话不题。

## 钟离败逃山谷

却说钟离单骑奔逃，望见火光渐远，喊声不起，方自放心。自思：为国大将，统领三军，方欲扫荡丑虏，澄清海宇，功业著于当时，声名垂于后世，以为一代伟人。不意军前败阵，正张逐北之威；营内火灾，竟成败夫之名。全军皆丧，单骑无徒，上负朝廷，下误大事，不唯君上见罪，然亦有何面目以见父老乎？果是天亡我也。语云：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不其然乎？”在路自伤自叹，行至平明，不知去路，又无人家可问。只得纵马前行。看看日中，人饥马饿，细观前路，尽是山蹊小径，并无大道，只得勉强又行数十余里。不觉红日西沉，月轮东上。走入深林之中，隐隐幽幽，草木丛杂，寂寞无边，忧愁愈甚。仰天叹曰：“此绝地也！”正立马踌躇，进退不定，忽山阿中转出一个胡僧，其人碧眼丰颜，蓬头露顶，身披草结之衣，手执竹篙之杖，大步前来。有忻忻自得之深趣，怀落落不羁之气象。钟离见其不凡，下马拱手问曰：“鄙人为大汉将军，因征北蕃失利，迷道至此，伏望祖师指引宿处，俾寻归路，啣结非浅！”胡僧点头不言，但为之前行。引至数里外，见一村庄曰：“此东华先生成道处，将军可以敬息矣。”言讫揖别而去。钟离见其处清幽寂静，迥别尘凡。异草奇花，桂馥兰芬，娇黄嫩绿，色夺绮罗。一派流泉，两行松柏，细细行来，恍惚三径通开，未审人间天上。乃从容系马庄前，未敢高声惊动。

## 东华传道钟离

却说钟离独立良久，忽闻庄内有人，吟诗一首。诗曰：  
自乐平生道，烟萝古洞间；野情多放旷，身伴白云间。  
有路不通世，无心孰可扳；康床孤夜坐，圆月上前山。

听毕曰：“此碧眼胡僧饶舌也。”忽一老人披白袍裘，扶青藜杖，启门拱袖前曰：“来者汉大将军钟离权耶？”钟离闻言大惊，知其人为异人，向前揖而答曰：“是也。”老人曰：“何不寄宿山僧之所？”钟离曰：“不才受命征蕃，因兵失利，单骑奔逃，遍寻客舍僧房，则尽草茅荆棘。沿路寻问，饥馁不堪。幸遇一僧引至庄所，得睹尊颜。乞望容留，自当报答。”老翁延入庄中，饮以麻姑之酒，食以胡麻之饭，因谓之曰：“功名富贵，总是浮云，战斗攻围者，为凶器也。君曾见自古以来，江山有何常主，富贵有何定数？转眼异形犹之黄粱一梦耳。若贫道行年差长，看破世情，闲居自在，远脱樊笼，虽不能入道超凡，庶几不若尘世所羁矣。将军何必苦恋功名，劳心俗虑？”钟离想其言谈情致，意味深长，顿释虎豹之雄心，转为鸾鹤之观念，因请问其养生之诀。翁曰：“养生无他，但虚其心，实其腹足矣。”钟离曰：“何谓虚其心，实其腹？”翁曰：“心为一身之主，念其本末，洞洞空空，原无一物；自人累于物欲，而虚者始实，必却其欲，反其原，则虚者虚，而神在万物之表矣。腹者精之开，究其始生，保合完固，毫无渗漏。自人得形于色，而实者始虚，必固其精，窒其慾，则实者常实，而精在不损之天。二者完全，则老者可童，少者可寿；可以身游紫府，可以名书玉册，岂曰仅仅养生已哉。”钟离闻其言，顿大悟曰：“若非仙翁提醒迷途，几于一身终陷尘网！”即以师事老人。老人以长生秘诀、金丹火诀、青龙剑法，悉授钟离。次日辞归，老人指以路途，回顾庄房，不见其处。钟离叹曰：“真异人也！”乃寻归路望家而去。

## 飞剑山嵎斩虎

却说钟离得老人指示回至家中。先是其家人闻具与北蕃战败，踪迹杳然，皆以其歿于军中，举家号哭挂孝。至此突归，一家欣喜无限。问其败阵根由，离备言其故。及至单骑自逃，迷失山谷，胡僧引路，仙翁传道数端。其家人曰：“当日诞生，曾有异光数丈之端。能言，又有身游紫府，名书玉册之句，固知当有异常之遇，不应死于剑戟之中也。”乃设大筵庆贺，尽欢而罢。

居数日，钟离思败阵私归，朝廷若闻，必深加罪。今得仙剑之道，时刻不离，乃欲问迹修真，适其兄钟离简者，亦仕汉为郎中，性素慕道，弃职旧家。闻权之言，喜而不寐，即欲与之同行。权乃辞家别眷，披道服，执拂尘，两角带髻，二人飘然竟投华山三峰而去。道经小溪，见白鹭立山涧边浴水，权谓简曰：“鳧之头何短？鹭之颈何长？欲断彼续此，其可能乎？吾以天下之事，其不可长短者固多也。吾人诚然识破机关，至道即在眼前，天地皆吾掌握。但世人情欲难割，所以大道不达也。”议论未终，忽闻喊声大震。视之乃众人逐虎也。那虎生得肉额金睛，威猛无比，屡屡出山伤人。有一寡妇之子，年十余岁，一日同仆入园取果，为虎噬之，其母痛恨至极，竟讼于县。县令哀其情切，令猎户率居民捕之。众人长枪短械，鸣锣围至山下。其虎在山大吼一声，奔腾下岭，连伤数人。咬牙咆哮，依负南山之阳而立。但见逐虎之人，大半惊倒在地。其中有勇敢之士，亦徒攘臂观望，不敢向前。

适二人至其处，众人看见钟离身体魁梧，状貌清奇，乃相谓曰：“若得此人共搏此虎，不难得也。”中有一人曰：“彼道者，以救人为本，何不迎之。”众人皆至权前求助曰：“此虎伤害多人，本县出令剿捕，其虎勇猛难当，见今又在数人，负嵎而立。伏望道长仁慈助力，与民除害。”权闻言未及答，其兄简谓之曰：“孽畜如此作害，汝云已得青龙剑法，何不试之？”权曰：“诺。”即取剑在手，大喝一声，望嵎掷去。那虎大叫一声，鲜血淋漓，坠于山下。众人称异，齐至拜谢。请问其姓名，钟离笑而不答，但收剑归鞘。兄弟自相谈论而去。

## 点金济众成仙

二人行数日，不觉来到华山。见其山接连天日，吞吐云霞，果是名贤隐迹之乡，仙子传真之处。有诗为证。诗曰：

山耸霄汉外，云里路苔峣；瀑布流千丈，如铺练一条。  
下有栖心窟，横安定命桥；巍巍镇世俗，华山名独超。

又诗云：

突兀三峰接九天，云霄深处即神仙；  
分明指汝超凡路，何事男儿到此边。

兄弟寻至三峰，结草为庐，日夕修炼，期年之内，未见成功。一日出游，见贫人填路，问其故。曰：“乃年岁不登，老弱转乎沟壑，壮者散之四方。”权叹息久之。回至山中，言于简曰：“饥谨荐至，民不堪生，殊为可悯。”简曰：“济人利物，仁人之心。

汝识金丹之道，不度斯世之民，成之何用？”权曰：“吾亦将欲试之。”乃取铜锡之类，于前，少放灵药，以火焚之，皆成至室，广布贫民，因之而得命者，千百万家。

一日，有上仙王玄甫者，知钟离道将有得，降于仙班访之。钟离见其丰神特异，言论奇妙，拜求长生之诀。王曰：“心遑遑而无动，气绵绵而徘徊，精涓涓而遗转，神混混而往来。开昆仑放七窍，敛元气于九垓。凿破玉关，神光方显，寂然圆郭，一任往来。”言毕而去。

一日，又遇华阳真人，传以太极刀法，火符内丹。于是洞晓玄机之道，深明往来之理。一日，别其兄，独游云山，至鲁居郟城之崆峒，于紫金四皓峰居之。忽石壁猛响一声，开若门户。钟离直入其中，见一玉匣，启而视之，乃神仙秘诀也。钟离怀之而出。

未几，其石复合，居数日乃复归三峰，玩其秘诀，遵而行之。忽五色祥云满户，仙乐频奏，渐入斋中，有仙鹤呼权曰：“玉帝有命，迎汝回天，且转复旧职矣。”权谓简曰：“兄少留此，不久即复会也。”乃授简玉册，乘云仙去。简自与权别，深求秘诀之理，更加修炼之功，臻清净无为之宇，金简玉册之要，遂能察往知来，通玄入妙。一日云房跨鹤到曰：“兄今至道已开，尘缘已满，不可复留此山矣。”乃与之同日升天，度纯阳而去。

## 采和持板踏歌

蓝采和者，乃赤脚大仙之降生也。身虽为人，不昧本性。放荡不羁，游玩一世。常衣破蓝衫大带，墨水腰带，阔三寸余，一脚着靴，一脚赤足。夏则衫内加絮，暴烈日中而不汗；冬则单衣而卧雪，耳口鼻气出如蒸。每于城市乞钱，手持大拍板长二尺余，醉则踏歌，老幼皆随观之。似狂非狂，歌则随口而作，皆有神仙意，人莫之测。得钱则用绳缚之而行，或散去亦不之顾，见其钱或赠贫者，或与酒家，周游天下。人有自儿童时见之者，及白发之时，复见之，其颜貌如故，衣履如旧。后遇铁拐，相与讲道。一日，于濠梁酒楼上饮酒。闻空中有笙箫之声。忽然乘白鹤而上，落下衣衫靴带，相移冉冉而去。人视其服，乃玉也。旋亦皆失去。后复每每见之。采和歌词十二首。

一歌云：时人想云路，云路杳无踪；高山多险峻，涧涧有真龙。碧草前兼后，白云西复东；欲知云路近，云路在虚空。

二歌云：我见世间人，生而还复死；昨朝犹二八，壮气胸襟土。如今七十过，困苦形憔悴；恰似春回花，朝开暮落矣。

三歌云：白鹤那肯化，千里作一息；欲往蓬莱山，将此无粮食。未达毛羽落，离群心惨恻；却归旧来巢，妻子不相识。

四歌云：垂柳暗如烟，飞花飘似雪；夫居离妇州，妇在思夫县，各在天一涯，何时复相见？寄语明月楼，莫栖观飞燕。

五歌云：骝马珊瑚鞭，驱驰荡荡道；自怜美少年，不信有衰老。白发应会生，红颜岂长保；但看见邱山，介是蓬莱岛。

六歌云：本志慕道伦，道伦常护亲，时逢桃源客，每接话神宾。谈玄明月夜，穷理日临晨；万机但泯迹，方识本来人。

七歌云：铁笔大纵横，身材极魁梧；生为有胆身，死作无名鬼。自古如此多，君今争奈何？可来白云里，教你紫芝歌。

八歌云：浩浩黄河水，东流长不息；悠悠不见清，人人寿有极。我俗乘白云，曷由我生翼；唯当少壮时，行住须努力。

九歌云：我今有一襦，非罗复非绮；借问作何色？不红亦不紫。夏天将作衫，冬天将作被，冬夏递互用，长年只如是。

十歌云：世事何悠悠，贪心未肯休；听尽天地名，何时得歇头？四时凋变易，八节急如流；为报大宅主，云地骑白牛。

十一歌云：高高山顶上，四顿极无极；独坐无人知，孤月寒照泉。泉中且无月，月自在青天；吟此一曲歌，歌中本是仙。

十二歌云：东家一老婆，富来三五年；昔日贫于我，今笑我无钱。渠笑我在后，戏笑渠在前；相笑倘不止，东边复西边。

## 张果骑驴应召

张果者，混沌以来白蝙蝠也。其受天地之气，得日月之精，历岁久远，化而为人。

后隐于恒州中条山，得受宛丘、铁拐诸仙论道说法，往来汾晋间，长生不老，父老云：“自为儿童时见之，已言数百余岁。”常乘一白驴，每倒骑之，日行数百里，休息之时，虽折叠之，其厚如纸，藏于箱巾中。欲骑，则以水喂之，复成为驴，倒骑于其上，奔跃而去。唐太宗、高宗征之皆不起；武后召之，乃出山，佯死于妒女庙前。时方炎热，须臾臭烂生虫，于是时人方信其死。后有人于山中复见之。

开元二十三年，明皇诏通事舍人裴晤，驰诏于恒州迎之，果对晤气绝而死。晤乃焚香宣天子求迎之意，俄而渐苏，晤不敢逼，驰还京中奏其事。明皇复命中书舍人徐喻、通事舍人卢重玄，齐敕书迎果。果见其意诚，竟到东京。命迎之于集贤院安置，备加敬礼，公卿皆往拜谒。帝问神仙之事，果不答，但息气至累日不食。

一日见帝，帝赐之酒，果辞曰：“小臣饮不过三升，有一弟子可饮一斗。”明皇闻之言，令召之。俄顷，一小道士自殿帘飘下，年可十五六岁，姿容俊美，步趋闲雅。拜见上，言语清雅，礼数中度。明皇爱之，命坐。果曰：“弟子当侍立。”明皇愈喜，赐酒饮及一小斗。果辞曰：“不可再赐，过饮心有所失。此特致龙颜一笑耳。”明皇固赐之醉，酒从顶上涌出，冠冲落地，忽化为金榼。上及嫔妃皆惊，笑视之，失道士矣。但金榼在地，验之乃集贤院金榼也。其榼贮酒一斗矣。又能指鸟鸟落，指花花落，指锁门开，复指之如故。又能徙宫殿于他处，复能徙故处。入水不沉，入火有莲花托之而出，屡试仙术，不可穷述。常自言：“我生尧丙子岁。”其貌如六七十许。时有邢和璞，善知人寿夭，帝命推果年，则懵然莫知。有师夜光善见，明皇使夜光视果，竟不见果之所在焉。

## 果老殿中辨鹿

一日，明皇谓力士曰：“吾闻饮酒而无醉者，奇士也。”时天寒，因取以饮果。三进，颓然曰：“非佳酒也。”乃缩颈，视齿皆焦，顾左右取如意一试，因出药傅之，良久，其齿复灿然如玉。明皇偶于咸阳获一大鹿，将令大官烹之，果曰：“此仙鹿也，已满千岁。昔汉武帝元符五年，有曾侍从数于上林护此鹿，乃放之。”明皇曰：“吾囿中之鹿多矣，况时代变迁，岂能常存乎？”果曰：“汉武帝放时，以铜牌志于左角上。”上命验之，果有铜牌长二寸许，但文字凋落耳。上曰：“元符是何甲子？至此年数凡几？”果曰：“是岁癸亥，始开昆明池，合算成八百五十二年矣。”帝向太史校其历，略无差忒。时有叶法善者，嘉禾人，世为道士，尝游白马山古室，遇二仙人授以正一二三之法，能伏劾鬼怪。帝尝征诣京师，欲宠以官，不拜。时适在朝，上问之曰：“张果何如？”不敢言。上固诘之，对曰：“若陛下能免冠跣足救臣，臣方言其实。”上许之。法善曰：“混沌初分白蝙蝠也。”言未绝，忽七窍流血，僵仆于地。上急诣果所，免冠跣足，请赦其罪。张果曰：“此道多口，若不罚之，恐泄天地之机耳。”上复哀恳久之，果以水喂其面，法善即时复

生。帝益重之，诏图形于集贤院，号通玄先生。果屡陈老病乞归恒州，帝赐绢三匹，命随从弟子二人，给以肩舆。到恒州弟子一人发回，一人相随入山。

天宝初，明皇又遣使征果，果闻之，竟卒，尸解而入仙班。弟子葬之。后发棺视之，乃空棺而已。帝立栖霞观祀之。后有人题其图一绝，诗云：举世多少人，无如这老汉；不是倒骑驴，万事回头看。

## 仙姑得梦成仙

何仙姑者，广州增城县何素女也。生而顶上有六毫。唐武后时，住云母溪，年十四五岁时，梦一神人云：“食云母粉，当轻身不死。”黎明醒觉，乃自思曰：“神人之言，岂欺我也。”于是口食云母粉，方知果是轻身。其母因其时当已及笄，欲议择婿。姑坚决立誓不嫁，母竟不能强。二日，于溪上遇铁拐、采和，授以仙诀，常往来山谷，其行如飞，每日朝去暮回，持山果归。遣其母。母问其故，但云去名山仙境，与女仙论道耳。

后渐长成，论说异常。武后闻其特异非常，遣使召之到阙，至于中途，忽然失增，使臣四下寻觅，竟不能得。景龙中，铁拐引之，白日升仙而去。天宝九年，见于麻姑坛，立五色云中。大历中，人见其于广州小石楼，刺史高皇目击之，乃上其事于朝。

## 洞宾店遇云房

洞宾姓吕名岩，字洞宾，号纯阳子，乃东华真人之后身也。原因东华度化钟离之时，误有寻你作师之语。故其后降凡，钟离果为其师，而度之。一云其为华阳真人后身，以其喜顶华阳中也。洞宾，唐蒲州永乐县人。祖渭，礼部侍郎，父谊，海州刺史。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巳时生。初母就妊时，异香满室，天乐并奏，白鹤自天而下，飞入怀中不见。真人生而金形玉质，道骨仙风，鹤顶猿背。虎体龙腮；凤眼朝天，双眉入鬓；颈修颧露，身材雄伟；鼻梁耸直，面色白黄。左眉有一点黑子，足下纹如龟。少聪明，日记万言，矢口成文。身長八尺二寸，顶中阳巾，衣黄襦衫，系八皂绦，状类处子，年二十不娶。始在襁褓，异人马祖相之曰：“此儿生相非凡，自是风尘外物，他时遇庐则居，见钟离采和，牢心记取。”后游庐山，遇大龙真人。传授遁剑祛魔。会昌中，两举进士不第，时年六十四岁。还长安，酒肆见一羽士，青巾白袍，偶书三绝于壁：其一曰：坐卧常携酒一壶，不教双眼识皇都；乾坤许久无名姓，疏散人间一丈夫。”其二曰：传道真仙不易逢，几时归去愿相从；自言住处连东海，别是蓬莱第一峰。

其三曰：莫厌追欢笑话频，寻思离乱可伤神；闲来屈指从头数，得到清平有几人。

洞宾讶其状貌奇古，诗意飘逸，因揖问姓氏，且延羽士坐下。士曰：“可